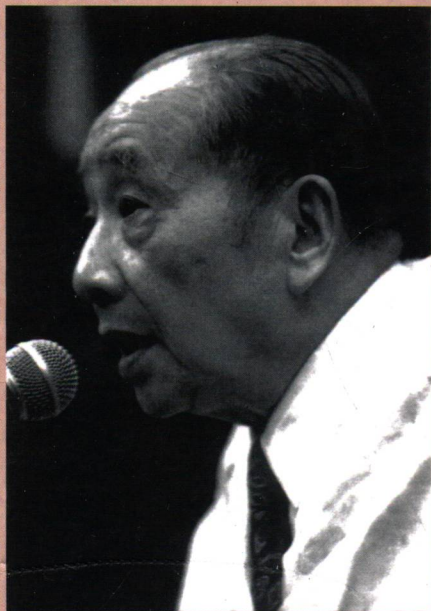


唐振常文集

【第二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2
01339
2

唐振常文集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振常文集/唐振常著;唐明,饶玲一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138-9

I. ①唐… II. ①唐… ②唐… ③饶…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326 号

唐振常文集(第二卷)

出品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6.75

插页:4

字数:26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38-9/C·053

定价:880.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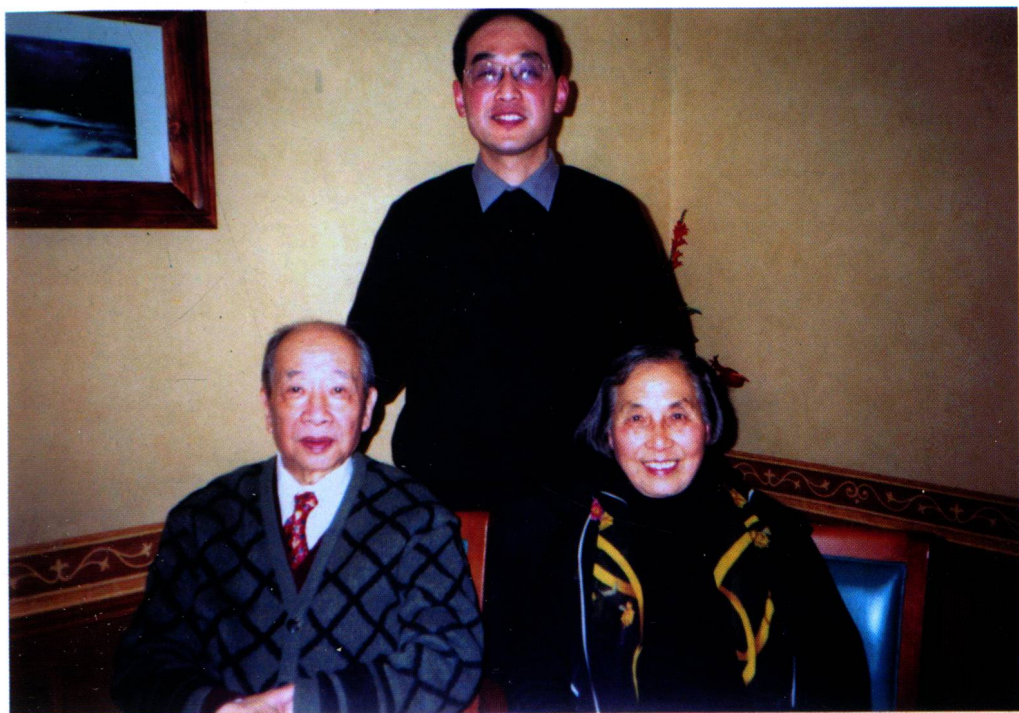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者摄于上海豫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者（左）与其母龚景漪摄于成都文庙后街住宅内



作者（左二）携子唐明（右二）与其父唐仲威（右一）其母龚景漪（右三）胞弟唐振肃（左一）摄于日晖二村



作者（前左）及其妻陶慧华（前右）与其子唐明合影



一九五二年十月作者（前右二）与上海大公报同事摄于无锡



作者（右二）与思想家李慎之（右三）等合影



作者应邀题字



作者（左）及其妻陶慧华（右）与中国香港历史学家饶宗颐摄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作者摄于香港

目 录

《蔡元培传》	001
蔡元培研究我见——重印前言	003
一、家世和教养	015
二、在科举道路上	018
三、思想一变	026
四、委身教育	030
五、昌言革命	040
六、同盟会前后	060
七、四年老学生	069
八、民国教育总长与壬子迎袁	077
九、去官求学由德而法	094
十、兼容并包,孕育新北大	107
十一、“君子难罔以非其道”	147
十二、“于我多恕词”	165
十三、科学事业培育者	180
十四、行在民主自由	189
十五、寂寞晚年	201
附录 两部失而复得的近代史重要资料	
——兼为传播谬说自责	208
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	213
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	224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 238

一个待研究的课题 250

蔡元培之丧补记 254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259

蔡元培传

蔡元培研究我见

——重印前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的《蔡元培传》，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参加纪念蔡元培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各位高论，并和几位青年学者畅谈之后，才知道了蔡元培研究的现状。于是，我感到这本浅薄之作尚未过时，最近乃求出版社考虑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对于我的要求郑重将事。他们告我决定重印，并云：原纸型可以应用，内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写这篇前言的用意，则在于对书中一些说法或须加补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于有新材料发现须作补证，都应在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说。书中几处有错误，亦在此简单列出。其所以定名“蔡元培研究我见”，是因为还涉及了对现行研究中我所不以为然之处，也就是上文所谓蔡元培研究的现状。

蔡元培研究质疑

对于蔡元培研究现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研究队伍扩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话：热热闹闹。忧的是，真有质量之作不多，时见陈言。一九四九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蔡元培颇为冷淡。这在海峡两岸如出一辙。彼岸不怎么喜欢蔡元培，当由于蔡元培曾参加和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蹂躏人权；又因其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甚至提倡对共产主义学说应该自由研究，此亦为主张党化教育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喜。其结果是多年以还，台湾的蔡元培研究显得冷落，除了孙常炜编的《蔡元培全集》、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这两部资料书，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况是，在一九八〇年举行全

国性的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间,我们只编选出版了两部资料书,^①研究之作,一部也没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时,竟没有一篇写蔡元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难想象。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经主张清党,且是清党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积极之状,仅次于他的老友吴稚晖。

此岸这种状况,至一九八〇年后有所改变。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隆重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昔日在民权保障同盟与蔡元培并肩战斗的宋庆龄为之主持大会。如响斯应,编选蔡元培文集,写作蔡元培年谱,研究蔡元培之作,有所兴起。然细察内容,则多片面。对于政治上的蔡元培,只谈他如何从“排满”到参加民主革命,尤着重于民权保障同盟时期之力主维护人权,于四一二清党,则回避不提,真是为贤者讳了。于他的办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实际,往往是浅尝辄止,述而不周,论而不全。对于他在北京大学时期对待历次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力言蔡元培如何保护学生,而对于他主张学生不应参与政治,应以读书为主,则避而不谈。“一二·九”学生运动之时,蔡元培斥学生为人利用,以致为南下请愿学生所殴,有研究文章竟无根据地断言无其事。如此等等,这些著作中的蔡元培,已非真实的蔡元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曲为蔡元培主张清党作解释,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报》一条毫无根据的记载,说是蔡元培主张清党是为了保护共产党,因为把人关起来了就不会被国民党杀掉了。蔡元培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报》,在这张报纸上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于我多恕词”句,史家当能鉴别,蔡元培本人亦以为不然也。

凡此,已见逐渐兴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实而出于政治所需之风。这样,形成的结果,便是拔高蔡元培。又十余年,从表面看,蔡元培研究甚见热闹,出版物很多,仅《全集》、《文集》就有多种,你编我也编,甲地出乙地也出。这种做法,自无益于研究。

至去年五月参加蔡元培学术研讨会,所见论文,有两位青年之作,颇有见地。而会议所闻,真叫我大吃一惊,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如此研究,伊于胡底?真拿历史真实当儿戏!

^①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

兹举其实，请史家评说。

一说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并走向接受共产主义，是以在后期和国民党愈走愈远，而能倡导维护人权。所谓接受社会主义的证据，是指蔡元培所写的《新年梦》。按《新年梦》刊载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闻》，是一篇近于小说形式的作品。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号“中国一民”，是个爱平等自由的人，游历世界各国，观感所得，认为世界分为各国，而各国之中又分各家，糜费人力，因此不能战胜自然，无从实现世界主义。中国人有家无国，应该造一个新中国。后来新中国逐步建造起来，列强侵略中国都被打败，订立和约，各国之间竟无战争，而中国又经改造，文明达到极点，各国竞相仿效，世界趋于大同。主人公已九十多岁，忽被钟声惊醒，原是一梦。文章宣传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外侮既除，内政革新。革新的内容包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以至于家庭、婚姻、姓氏问题，文章描绘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没有姓名，没有君臣，没有夫妇，语言统一，文字更新，拼音会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皆属空想。《新年梦》反映蔡元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当时及后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相同，蔡元培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所向往的只是乌托邦社会。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蔡元培出席立法院会议，在讨论是否要废除姓氏、婚姻和家庭问题时，他还主张废姓氏，改用别的符号代替；对婚姻，他主张实行新村制度，“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记号了。”对家庭问题，他说：“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①从以上所述，则知蔡元培所持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以此论证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实属不妥。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确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是他一生所持的学术自由原则的贯彻，他认为大学既是造就高深学问之处，无论何种思想学说都应加以研究。他不但允许而且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加以研究。他说得很明白：“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

① 以上所引均见广益书局一九三二年版《蔡元培言行录》，“言行杂记”页一二。

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①蔡元培的功劳,即在于提倡研究马克思,出乎他意料的是,由于他的提倡,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之风一开,风行草偃,师生景从,信仰者大不乏人,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者大不乏人,他所聘请来的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然于蔡元培,我们不可提出他也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他始终是一个可敬的民主主义者,一位坚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何曾走向接受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共产党其时的有些作为,得到他的心许而已。进而以此论定蔡元培和国民党之间相距日远,亦非事实。如云保障人权,这是蔡元培一生所坚执的主张,远不是在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才与执政者在人权问题上发生不同看法。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一直执着保护人权,并因司法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而辞去北大校长以为抗议,其辞职文措辞之激烈为蔡元培平生文章所仅见。尽管他对国民党有些作为不满,甚而有时表现为公开方式,然彼此之间绝未水火。他是国民党内受尊重的四老之一,国民党也不能不举他这个招牌。在国民党内,孙中山是政统的代表,蔡元培是道统的代表。从这一点去想,应该能有所悟。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举孙中山政统的招牌,同样,也不能不举蔡元培道统的招牌。

二说蔡元培历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蔡元培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最为清楚明白。著名的口号“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是他提出的。看来读书与爱国兼而有之,似乎并重。但按诸他的解释,按诸他一向所倡导,按诸他在学生历次爱国运动中之所作为,清楚明白,他认为大学是造就高深学问的殿堂,学生在此就该读书,养成高深学问。他支持学生爱国活动,以为在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学生迫于爱国之热忱,起而承乏,诚出于不得已”,全国统一之后,“为学生者正可潜心学业,以备他日之大用”。尽管有这么一个时势的界线,但他认为:“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②这是他贯穿一生的思想。参与爱国活动而影响学业,为他最所反对,甚而讲“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可见,他在读书与救国之间,是有所重轻的。然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之所以异于他人者,一旦

① 蔡元培《李季著〈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三年出版。

② 《全国教育会议开幕词》。